

新疆脫險記

(一)

李 郁 塘

哈密孤島逐客電話

民國卅八年十月四日下午三時，我正坐在哈密樂博士公館的小會客室中，和樂博士專員，重商佈署新疆游擊計劃的當兒，案頭上的電話，突然鈴聲大作。當堯氏拿起耳機一聽，是由省城迪化打來的長途電話，發話人竟是剛投降共軍的陶峙岳。他劈頭就向堯氏發問：

「那個民政廳警政科長李郁塘是否還留在哈密？」

堯氏兩眼瞅着我，嘴巴却不着邊際的回說：

「聽說還留在此地，總座找他有事嗎？」

「明天中共軍就要由河西入新，請你轉告他趕快離開新疆！」

「中共軍即使明日就來，我還是哈密區的專員，仍能保護全區十幾萬人，多一個李郁塘也沒多大關係！」

「這個關係可大了，你在哈密雖能保護十幾萬人，但一個李郁塘却難能保護得了。因為軍統中統兩局在新人員，我都迫令他們撤走。現在僅留下他一人，他是戴雨農的學生，不僅反共意志

堅強，尤且事實昭彰。中共軍一入新疆，他就成為第一號必捕的要犯；你何必把他留在身邊，自找麻煩呢？我爲了向彭德懷與王震有個交待，已下令以第一號國特的罪名來通緝他。請你即時迫令他遠離新疆。」

當時哈密已成孤島，各地消息都被切斷，只有省城一線尚可通話。陶逆已作二臣，當了降將，匪軍如要入新，自得先和他取得連絡，才敢採取行動，於今他說匪軍明日就要來新，當有可能；但也有言不由衷，玩一套騙人的鬼把戲，藉匪軍入新的假話，迫我離新才是真情。原因是同年五月，當中央發表馬步芳將軍繼任西北軍政長官時，我認爲改組新疆軍政大局的機會來臨，即時擬好方案，以堯易鮑（爾漢），以馬（呈祥）換陶。建議堯氏以道賀爲由，趕赴蘭州面陳種切，指出鮑爾漢原是個老俄諜，陶峙岳將來一定跟着張治中走。此兩人不換，不僅西北大局難保，尤且貽患無窮。馬長官聽此言，即體會到堯氏所言旨在保鄉衛國，當即採納，並手令人事處即時辦理。巨耐該處全係張（治中）任的原班人馬，他們陽奉陰違，不僅未向中央呈報，反而密電迪化

陶峙岳。陶某獲情後，非常震驚？乃連夜趕飛蘭州，一見馬長官就以威脅的口吻說：

「長官甫行就任，應以安定轄區爲職志，不宜製造戰亂爲能事。堯樂博士向爲史且林所深忌，如於此時易鮑成堯，那新疆全省一夜之間就要烽火連天，如因此促成新疆大亂，我可負不起此一責任。我目前總還算是您的副手，知情不能不言。」

馬長官甫行就職，對新疆內情當難詳知，一見陶以副長官身分大力反對，也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好暫時擱置，而我的計劃就此變作畫餅，堯氏蘭州之行成了泡影。

繼之當匪軍圍攻蘭州時，我又爲堯氏擬妥在新青藏三角地帶，組織十至廿萬人的長期游擊計劃，持往迪化向有關部門接洽槍枝電台時，因輾轉不順，最後又落入陶逆手中。就此陶逆深知，只要我留在新疆境內一日，他總想「和平降將」、「順利二臣」就有障礙，必設法將我迫離新疆境外，始能爲所欲爲。因此當堯專員最後唯唯否否，應付完陶逆的電話後，就以懷疑的口吻轉臉向我發問：

「陶峙岳所說匪軍明日就要入新，是真情，還是假話？」

我就根據上情，即時回稱：

「一半可能真，一半也可能假，請專員先求證一下，我們再作商量。」

「怎麼個求證法呢？」

「鮑爾漢不是曾和專員說過，史且林不准中共軍一兵一卒來新疆，只准派三千政治幹部，作象徵性的接收，要將新疆變成外蒙第二嗎？現在專員就可以此為由，打電話向他質問，不就知道了嗎？」

「對！」

藉機查證匪軍動態

於是堯氏就以長途電話和鮑爾漢通了話，開門見山就說入主題：

「主席老哥，你為什麼要說假話來騙我呢？」

「我什麼事騙了你老哥？」

「你上月廿六日曾和我說：史且林不准中共軍一兵一卒進新疆，現在言猶在耳，我已聽到中共軍明天就要由甘入新，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是你老哥有心騙我，還是史且林說話不算話呢？」

「這回事既不是我心騙你老哥，也不能怪史且林元帥言而無信。怪只怪駐新國軍突然譁變使然。史且林元帥爲了鎮變，不得不改變初衷，讓中共軍入新，爲了爭取時效，尤且增派五十架軍運大飛機，作爲搶運中共軍由甘入新的快速工具……。」

鮑爾漢在民國卅八年九月廿六日清晨與陶峙

岳聯名通電降匪後，首先就以長途電話連絡哈密專員堯樂博士，言明了上情，又加補充說是新疆軍政大局，仍由他和陶二人維持現狀，在短期一兩年內不會有所變動，希望堯氏協力共同維持「新秩序」。

堯樂博士自知是史且林的眼中釘，投靠共黨非被殺頭不可。因此在西北大局危殆之際，要替他預擬游擊計劃。但因新疆地廣人稀，且又民族複雜，佈署游擊工作需要相當時間。只要中俄共軍不來新疆，自信在哈密地方隨時可以採取行動。因而前次電話，也就默許。此次電話鮑逆心愛堯氏可能變卦，仍想多說幾句拉攏話，但堯氏求證明確，即時將電話掛斷，轉臉就向我說：

「匪軍入新已成定局，我們怎麼辦？」

「匪軍雖然要來新疆，但他們人生地不熟，專員是土生土長的維族領袖，尤且哈密是匪軍入新第一站，他們還得借重您老的力量，來維持地方上的秩序。因此在短期三個月內，他們還不會打您老的壞主意。專員在三個月內，也就可以將游擊工作佈署就緒，屆時就可採取行動，冀求保命。然而我在此時此地恐怕幫不上忙了。」

「我的游擊計劃全出你手，你不幫忙，叫誰來幫，你想一走了之，那怎麼成呢？」

「專員要想留我，現在只有一途。」

「那一途呢？」

「現在您老就由哈密發通電，反對匪軍入新！」

「哈密已被赤浪包圍，成了孤島，現在發通

電給誰聽，有誰會響應？」

「既然如此，您老把我留下，不僅給您幫不上忙，反而會僨事的！還是讓我在匪軍未到之前就離開哈密，您老未來比較好應付！」

「那你離開哈密，也得近一些，好待游擊戰展開時，你來擔任反共總部的參謀長」。

「我一走就得遠走高飛，離開新疆，因爲我曾任哈密區警察局長多年，現在還是全省的警政主管。哈密數縣居民，漢、回、維、哈、蒙十多萬人，大都認識我，只要其中有一人向匪軍告密，那我不就完了，那還能留待擔任參謀長呢？」

在堯氏一時無話，也就是默許我可以離新，我就接着作了最後的晉言：

「專員一俟展開游擊時，要以求生存爲原則，暫時不可以求勝利爲目的。專員頂多組織十萬八萬武力，何能有奇績。何況新疆三面被俄帝所包圍，即使勝了中共，也勝不了俄共。因此新疆的游擊步驟：第一階段，自應由天山區打起，以便號召，糾集實力。第二階段，要移轉崑崙山區，一以保存既有實力，二則便於與西藏政府連絡。第三階段，要確實與西藏政府聯合抗共。如能在新青藏三地組成廿萬反共勁旅，就可確保西藏成爲大陸最後的一片乾淨土。屆時我不論在海內海外，自會設法前往西藏再去幫忙。」

堯氏聽畢我的最後晉言，也就點頭表示贊同。我也就立起告辭，當他送我步出小會客室門外，二人伸手互握，我就作最後的告別說：

「後會有期。」

堯氏也接着說：

「西藏再見。」

李議長仗義助資斧

當我由堯公館返回家中，說明匪軍明日就要入新，全家必需遠離新疆時，我的內人接下就說：

「要走也只有你一個人走好了，你走為逃生，我走去送死，何況家中也沒有錢，你那有力量攜家帶口呢？」

我的內人是哈密生長大的漢族人，所說全係實情，家中不僅沒有一枚硬幣，尤其當時身懷六甲，已屆臨盆之期，此次遠走，不僅橫渡戈壁，還要爬越峻嶺，乘馬騎驢，困難重重，如要隨我走，的確難保安全。終於決定只我一人單騎避難。然而此次出走，不僅僅是短期的離家，還要遠投異國，這筆川資，當時就將我難住。正當我苦思之際，住在對門的哈密縣議會李議長竟悄然入門，尤且氣急敗壞的開口就說：

「中共軍今晚要到星星峽，你還不走，等人家來殺你的頭！」

李議長和我同住在哈密老城內（也就是漢城），隔壁就是電訊局，此所以很快獲得此情，跑到我家逕相告知。我接下回答說：

「我已知情，正為此事發愁，想走沒有川資奈何？」

「只要你趕快走，川資方面我可以幫忙想办法。」

李議長說完扭頭就走，我原已託老丈母娘以她的社會關係，去找親友們去籌借，結果僅僅借到六枚袁大頭，可說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時隔半小時，李議長重到我家，從他的手提包中取出兩

個布包硬捲，一面交給我一面說：

「我不忍看到共軍來殺你的頭，這是我母親多年的積蓄，總數一百元，送你作程儀，祝你此行順適。從此時起我不宜再和你見面，現在就算為你送行！」

李議長是哈密漢族中的富戶，也是哈密少數留俄學生之一，深知共黨處置敵人，尤其是對付警界人員的慘酷手段；同時也明瞭我在哈密，雖擔任區警察局長多年，仍然是兩袖清風，一文不名。於今事急，乃挺身而出，慷慨義囊，助我遠走，以免遭難，此種義薄雲天的情意，怎不令我終身銘感，永誌難忘呢？！

甘省要員一同成行

有了一百現大洋，我一個人用以走出新疆，大致已無問題。次一問題就是西行的車輛，好在兩天有晉籍國大代表韓克溫、立法委員馮大輝、甘肅高等法院推事趙采農、中廣蘭州分社主任劉士烈、湘籍國代兼中央社蘭州分社主任唐雄，還有他們的公共關係人，也是蘭州民國日報社長關潔民先生等五、六十人，隨甘肅省政府撤退到哈密，其後甘肅省政府人員，奉陶峙岳的逆命，乘原車返回蘭州，這些人因無車可乘，被困於哈密。我獲此情後，因感於他們秉節正氣，乃運用個人在哈密的社會關係，向當地西北路局借到兩部大道奇卡車，供他們乘坐西行，人車都選停在哈密商會田會長的客棧中。這原是我出於義助他人之舉，於今竟成爲救己之行，真是想不到的一件事。當我一脚踏入客棧，首先就遇到了田會長，他一見面就輕言悄語，向我探詢：

「聽說中共軍今晚要到星星峽，是真情抑是謠言？」

「不是謠言，全屬真情。」

「那你為何還不走，等人家來殺頭？」

「現在來看車，就是準備要走了！」

「一走就得遠適異國，川資有沒有問題？」

「問題當然有，但時間已急迫，只好走一步說一步了！」

「那怎麼成呢？有人的地方不想辦法，到無人的地方就沒有辦法可想，你在我這裏等一會，我出去走一趟，給你籌劃一下。」

當田會長拿着公文包出門以後，我就找到關潔民先生，將匪軍明晚要抵哈密的消息告知他，留哈同行任務必明日上午離此西行。關氏聽到匪軍明日就要來此，當然有些緊張，接着就問：

「我們這批人員現留此地，安全上有無問題？」

「哈密現在還沒有武裝匪諜，只要堯專員在任，即使有，他們還不敢明目張胆來殺人，大家安全尚無問題。」

「匪軍就要入新，你老兄作何打算，如何應付？」

「過去要幫助堯專員打游擊，所以不準備走，現在匪軍入新，沒有時間，無法幫忙，只好跟你們一起走了！」

「我原就心我們是否能走出新疆，如有老兄同行，我想離新就無多大問題，我這就轉告同仁準備明日一早啓程。」

田會長臨危予接濟

關潔民去後不久，田會長匆匆由街頭趕回，把我由會客室拉到經理室，關門閉戶以後，從他的公文包中掏出許多大小布包，內中包着三、五元不等的銀幣。此時遠走，紙幣已沒有用處，他邊掏邊說：

「這是各商家爲你致送的遠行路費，也是表示他們對你過去各方關照的謝意，請你數一數共有多少？」

由田會長的口吻，可知他是沿門爲我老僧托鉢，只收不計，於今究竟收了多少，他還不知。當我逐一點數是八十四元現大洋後，他接着就說：「我再爲你添上十六元，掇個整數，祝你逢百遇吉。」

翌日清晨，當我的行李裝在卡車上，同行行人紛紛登車時，哈密縣警察局戴副局長急步趕來向我送行，乘兩人握手之際，遞給我一百元新省銀元券，同時又說：

「這是全局同仁臨時撥合，送給局長遠行程儀，雖係紙幣，在新境內多少還有些幫助，敬祈晒納，順祝順風！」

哈密縣警察局是由區局縮編而成，全局員警除了兼局長堯道宏兄外，都是舊同仁，他們也如李議長、田會長一樣，深知我要遠行，行囊定空，川資不足。然而他們一時也無法去籌硬幣，只好以當時全省通行的銀元券助作川資。他們許多義助，固然使我非常感動，同時也使我無限的欣慰！原因是新疆官場中，一向是迎新不送舊，舊官離職，常遭百般難堪。何況我已離開兩年，於今我要逃難遠走，反而獲得各界熱情義助，怎不

令我在熱淚的離情中，孕育着無限的慰藉呢！

經火焗山闖關過城

此次西行，沿途兵變，可說是步步荆棘，險象環生。當十月七日也正是卅八年的中秋節日，我們已越古鄯善，再經火焗山，進抵火州吐魯番的回城。因爲我已成全省通緝的「要犯」，原打算沿途採取秘密過境爲宜。但抵火州後，因該縣前任警察局長丁力一兄，由甘入新道經哈密時，曾留言對新局應變，希隨時連絡，以便採取一致行動，現在我作出國之舉，尤且道出此地，不能背信食言避而不見。於是在行脚甫定之後，逕赴他的居所拜會，他當時寄居於晉籍老丈人的店舖內，這時正在擺盤弄碗要過中秋夜佳節的當兒，我這位不速之客，於焉成爲他們團圓夜的額外上賓。我一面吃喝豐盛的酒菜，一面說明來意，要丁局長一家在行止作決定。他的老丈母娘，不願女兒外孫冒險犯難，遠離慈懷，只好決定了兄一人隨我遠走。正當離情籠罩他們全家時，店友突然入內秉報，說是城門關閉全城戒嚴。駐軍究係何爲，局外人一時難知詳情，但有事故已很明顯，我乃情返客棧通知同行伙伴，再作應變之舉。雖然不久曾有駐軍來查店，也僅檢查而已，並無規外行爲，結果一夜相安無事。翌日天明城內仍繼續戒嚴，然而入新匪軍僅遲我們一半天的路程，如不能繼續西行，豈不要變成階下囚。以我們同行人的社會關係，無疑以由我出面交涉爲宜。正當我走出客棧的大門，恰巧遇上鄰縣托克遜警察局長郭鴻儒兄，他右臂上纏了一條白布條向我走來。托縣的駐軍與吐城是同營，平時常有來往

。吐城戒嚴就是由李仙鋒營長下令，該營不願接受降匪逆命，要在附近山間打游擊，計劃今日徵集車輛馬匹，於夜間就採取行動，爲便於自方人的行動，以右臂纏白布爲記，表示清白不污之意。我明瞭內情後，乃先到丁局長寓處要了幾尺白布攜返客棧，發給同行夥伴，作爲安全記號，繼之我也臂纏白布條，手持名片，逕赴關帝廟去拜會李營長。因李氏與我在軍校同期入伍，其後他任連長時，在涼州與哈密，兩次同學聚餐都會過面，於今他秉節不降，正與我們西行人志同道合，就可會面相商了。因此當我趕赴營部和他會面時，他劈頭就說：

「你這位新疆第一號國特，還敢持着名片來見當地駐軍首長，真是胆量不小。」

「我是親來送上人頭，並附證件，好爲你老兄便於邀功領賞。」

我倆別出心裁寒暄過後，李營長就說：「陶時岳給你老兄扣上第一號國特的罪名，下令通緝，你能走出新疆嗎？」

「這不過是陶時岳演給匪酋王震與彭德懷來看的一幕捉放戲，你何必把他認真呢？」

「但沿途軍警那會得知內情，你撞上了豈不糟糕！即使放你」豈不又給別人增加額外麻煩？」

「一點麻煩也沒有，我隨身帶了十個假身份證（因當時新疆身份證上沒有照片），過一關卡丟下一張，根本沒有真名登記，他們那有責任，那來得麻煩。我不就通行無阻，可以順利走出省境嗎？」

「怪不得你當上了第一號國特，果然高人一

等！」

熱血男兒的李營長

在李營長對我挪揄過後，我就直接了當的問他：

「匪軍一半天就要到此，你老兄既然秉節不屈，將作何打算？」

「只有帶隊上山打游擊！」

「已和維族巴依（大地主）當地阿訇（教長）取有連絡嗎？」

「平時未想到，現在還沒有。」

「在邊疆打游擊，不找邊疆人支持，豈成了無根之樹，那怎麼能活呢？」

「我因接到陶逆的電令，說是匪軍就要過境，要我逆來順受。我一時氣憤，不願以昨日的敵人，變成明日的主人，只好今日召集兩位連長，在關帝神像前插血起義，根本還沒有想到這些。」

「那你現在既已起義，下一步驟怎麼辦？」

「俟今晚到托克遜會見副營長後再作決定。」

「你的此舉事前取得副營長的同意嗎？」

「因為事急，還沒有和他連絡。」

「事前既沒有連絡，事後就靠不住。我倒願提供一個拙見，願你參考。」

「什麼高見，請道其詳！」

「據我所知，和碩縣長喬嘉甫，是一位反共親中央的蒙族親王，且有一面之緣。你如能將部隊先移到和碩縣境，然後與喬親王取得連絡，你的游擊計劃才能實現！」

「那就這樣辦，今晚就採行動，我以武力護送你們到焉耆區，咱們再作下一次步驟的商量。」

八日晚飯過後不久，李營長下令西行，他的

兩連步兵，經過一天的改裝，完全變成騎兵，以便進入山區去打游擊戰。行軍序列是一連開路，一連殿後，將我們的兩輛大卡車夾在中間，真的以武裝護送我們離開火州，逕向托克遜城進發。

時值中秋，皓月當空，如非兵荒馬亂，有此夜行，也真有詩情畫意之感！托克遜原屬火州的一鄉鎮，因地面太大，且有城廓，在吳忠信氏主新時，改設縣治。如以汽車行程來計，僅有半小時的路程，現以騎兵速度進行，就得兩小時才能到達。當時城門緊閉，城頭佈崗。我們人馬車輛被阻城外。於是正副營長，城下城上，展開舌戰。但意見不合，兩人因同營多年，未便開火。最後副營長勸我們繞城而過，並提出警言，說是團部已派大隊來追，要我們快走。當我們繞過同城，進入漢城的時候，天已黎明，由吐魯番漢城團部派出的追兵，就這時來臨。於是雙方均以機槍互射，槍彈就由我們頭上滿天飛。好在漢城垣倒牆傾，到處都有缺口，我們人馬車輛，可以分頭散離戰場。結果我們同行人員，僅韓克溫夫人呂西墨女士因兩車並行互擠致一足受輕傷外，其他都算安全。因有此一經過，當車抵廿里鋪後，我向李營長要求讓我們車輛先行，至和碩縣境等候再會。當我們兩車是夜抵庫米什的時候，該地警察所已獲托城電話，說是李營長終於被追兵包圍，他忍自家兄弟互相慘殺，又不願違反他的反共誓言，竟乃舉槍自殺成仁。我們同行人聞得此訊，無不為這位燕趙慷慨（李是河北保定人），遠適邊疆的成仁中校，致無上敬意！

焉耆古城途中生變

十日晨車到和碩，因李營長既已成仁，沒有

再等的必要，只好趕路。正午抵焉耆，該地駐軍師長鍾祖蔭將軍、警察局長張義成兄均於週前隨葉成軍長西走阿克蘇。當地已成無政府狀態，治安情況不問可知，原想在此古城過一個邊疆雙十節，但恐發生變故，只好吃過午飯就趕路出城，夜宿鐵門關前的他什店山脚下。夜聞槍聲令人驚魂，翌日晨過鐵門關，午抵庫爾勒縣。聽到前行數站如輪台庫車阿克蘇都有兵變情事發生，同行人都感心憂，於是召開臨時會議，另覓較安全的途徑。兩車駕駛人遂提出南走尉犁繞諾羌且末經和賓之路出國。同行人一聽有路可走，就都贊成。獨我提出異議，理由有二：其一前途有兵變，都是頭頂青天白日帽花，是反對降匪的義行，正與我們心志相合，我們經過他們的防地，自可通行無阻。其二，南經尉犁之路不僅難走，且繞路太遠，將來我們尚未到和賓喀什，匪軍就可先到，到時我們成了自投羅網。此外時過十月就要大雪封山，屆時我們今年就走出不出新疆，最後我們就成了籠中之鳥待人去捉。同行人聽了我提出的理由後，仍還猶疑不定相互觀望，於是我提出最後的要求，如大家一定要南走尉犁，就將我們行李卸下待車西行。關潔民先生原願我作出新的嚮導，現在看到我力主循原路西行，只好勸大家遵照我的提議，仍照舊西行。不過西行也改變一下方式，就是白天越嶺過城，增補飲食，晚上露宿無人的戈壁灘上，以策安全。過輪台如此，越庫車亦如此。當十三日晨進抵庫車西郊大坂時，

迎頭撞上了阿克蘇駐軍師長李祖唐將軍，庫車輪台都是他的防區，轄區發生兵變情事，他不得不出來巡視。李將軍追隨楊德亮將軍多年，在任四十二軍參謀長時曾駐防哈密，我和他不時來往，此時此地舊友相逢，當可無話不談，對於沿途情形以及匪軍入新消息，垂問甚詳，我除據實相告外，要求他寫了幾張介紹名片，好讓我們順利通過他的駐地。果然十四日經過拜城時，獲得當地駐軍團長的盛情相宴。十五日進抵阿克蘇時，爲了禮貌及安全問題，我隨同關潔民、唐雄二兄，竟去師部拜會，獲得高副師長的接見。當他一看見李師長的介紹名片就說：

「大家僅是過境，最好在此地補充一下食料。」

吃過中飯就走，免得夜長夢多，節外生枝，我負不起大家的安全責任！」

我們三人一聽高氏下了逐客令，尤其話中有話，也就趕快告辭。我們三人出了師部大門就分頭去找飯館，以便進食。當我路經阿克蘇專署大門口，突遇該署督察何玉溫同學，一見面就說：

「別人都早走了，你怎麼遲到現在？陶時岳與鮑爾漢都以第一號國特全省通緝你，你要小心啊？」

「他們怎麼能通緝到我呢？凡是沿途認識我的人，都會幫助我遠走高飛，不認識我的人，即使經過他的面前，他也不知道。我現已經過四個專區十幾個縣份，不是平安到此嗎？」

「你還沒有吃飯吧？我請你吃一頓小飯館，既作洗塵，也算踐行，吃完就走，此地多事，不宜久留！」

經他一提，又想起高副師長話中有話，我就接下去問他：「阿克蘇曾發生過什麼事情，是否可以一告？」

何同學聽畢我問，就在吃飯期間，把阿克蘇曾發生過的一件極密大事透露給我。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馬葉李三將軍密計

當馬呈祥、葉成二軍長率衆齊集阿克蘇時，李祖唐師長認爲國難臨頭，身爲帶兵官，一走了之，實有愧對國家與領袖，即使要走，也得把那些無恥降匪的頭目殺光了再走，才可向國家與領袖有個交待。於是就在師部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密商的結果是，由馬呈祥、羅恕人二將軍潛返迪化號召舊部起義，負責殺死陶、鮑、劉（孟純，時任省府祕書長）三逆，葉成、鍾祖蔭二將軍重回焉耆，以壯成功時的聲勢，並作適時的應援。但此一議案葉軍長經一夜長考後，深覺此舉如在未離防地之時進行，當可輕而易舉獲得成功；於今再行重返，以陶時岳的老奸巨滑，既然策劃投匪於前，自會預籌防變於後，成功的機會就要大打折扣。如果弄得不好，大家連平安離新的機會也沒有了！於是第二天葉氏首先打了退堂鼓。聚在阿城離新人員，只好繼續登車西走。但李部所屬均表不滿！尤且將不滿之情集中到葉氏一人身上。葉氏在同行人中，身份較高座車先行，當車至師部大門時，三位衛兵對準葉氏連開五槍。開槍衛兵因恐傷及他人，結果三槍落空，兩彈射中，好在未中要害，經過一日的醫療，也就無礙。翌日大家才平安無事離開阿克蘇西行喀什。當何督察述說完這個故事後，接着又說：

「師長李祖唐的忠貞，決無問題；而副師長高戎先，已接受陶時岳與趙錫光的拉攏，態度曖昧，他已下令將長官部第二處的軍事扣留，好多人無法西行，你們兩輛車增添補給後，趕快西行，以免高某變卦。」



民國三十八年任新疆哈密區行政督察專員嗣即升任新疆省主席的抗共英雄堯樂博士。

王鳳榮捨身助他人

此時的阿克蘇已成難官城，遠由西安蘭州，近自哈密迪化，撤退至此的文武大小官員，就有五百之衆。除部份隨馬、葉二軍長於槍案翌日西行喀什外，在第三天李祖唐將軍東巡庫車走後，長官部第二處十幾輛大卡車，就被高戎先下令扣留。除胡子萍處長攜眷乘一專車趕赴喀什，向趙錫光去交涉算是離開外，全處二百餘人均因留此地。

當何督察陪我趕返停車客棧，促我們兩車即

速西行啓程時，該處科長王鳳榮同學正率衆走進

，一見到我就要求部份留員隨車西行。同是逃難人，尤其是同學同志，再加王同學的正義感！

他要別人先走，自身要作最後一人，我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只好取得關潔民先生的同意，以兩車的容量盡量上車。

結果有蘭州來的穆正聲、何培德、和蘭天、史昌周，以及由迪化來的新疆警備總部二處科長郭城修等及其隨行眷屬十人擠上了車，即時開車，就此他們十人算是由死神面前討回了生命！以

後阿喀道上再無車輛通行，而匪軍旋即佈駐全疆

。王鳳榮同學及其所率二百餘人，皆被匪軍由阿城押返蘭州，遭公審遊街後，全體殉難。這些人的殉難，尤其是王鳳榮同學的成仁，有資格列入忠烈祠，得享國家春秋大祭。可是他們的處長胡子萍將軍來台多年，未聽說作如是舉，深以為憾。於今胡氏又作古四年，當更無人進行一慰英靈之事了！

——未完待續——

中外文庫之一百五十歲人瑞實記

楊森·李寰等著
現已出版定價肆拾元

四川二百五十歲老人李青雲一生事跡，及其延年益壽之術，自在中外雜誌連續刊登後，引起海內外人士熱烈反應，密切注意，頃應讀者要求，輯印成書。定價肆拾元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

中外文庫之三十七
春申風雲

萬墨林著

定價肆拾元

本書係萬墨林先生繼「滬上往事」之後，又一懷舊憶往的精心傑作，要目有「春申風雲」。「黃金榮和杜月笙」。「抗戰期中的杜月笙」。「杜月笙的趣事」。「我所知道的杜月笙」。附錄：錢永銘：「杜月笙先生傳」。胡敘五：「追懷杜月笙先生」。後滕一夫撰、馮永材譯：「萬墨林在日本」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定價肆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